

莫让蝴蝶飞去



台湾 沈 正

第一章

对屋神秘的主人终于现身了，雷子仪好奇的将头探进门户大开的房子。

“对不起，借过。”几个看似装横工人的年轻人正搬着工具，一面中吆喝，一面经过时看看挡路了她。

雷子仪连忙闪身避开。

“啊——呜——水姑娘哦！”突然几位黝黑“汉拿”很好的年轻人发出低吼，这是男人看到美女时本能的垂涎反应，只不过他们很可爱的直接起哄，笑闹的表现出来，并不带恶意。

“打搅你们，请问是屋主要搬回来吗？”唇角上扬，雷子仪不自觉开口问。

那几个人又是一阵骚动，你推我、我推你的，终于有代表上前发言，“不清楚哦！大摄昭，是一位

雷先生委托的，说是很急，叫我们多来几个人，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老板才清楚。”他很热诚，又带点腼腆，就他们所知的告诉雷于仪。

“没什么事，只是好奇问一声，你们忙。”她客气的摆摆手离开。

律师长久接触的都是硬邦邦的法律条文，肃玲的法院，为利益逞凶斗狠、夫妻离婚反目成仇，看过人生百态各种形形色色的当事人，雷子仪觉得自己不知不觉也容易跟着麻木、冷漠，而那群工人的真实自然，很容易让人卸下伪装的防备。

外面阳光灿烂刺眼，雷子仪戴起 UL 太阳眼镜，循着铅列的车辆找那部熟悉的 TOYOTA AVALON。

当子杰在车内以纯欣赏的眼光评析逐渐定近的雷子仪，高挑的身材穿着蓝紫色套装，充满专业素养的自信神采，品味独特、美丽动人，神秘又不可捉摸，她在事务所可圈可点的杰出表现也令人激赏，处事圆融周到，但就是不知道为自己的终身打算，为了这点爸妈不知数落过她几回。

“大哥，早！”雷子仪笑脸迎人。

他含笑的多看她几眼，“心情这么好？有我这种赏心悦目的专用司机，你早该每天偷笑了。”当子杰暗忖，她自从美国回来后，除了睡眠时间外，她都完全投入工作，很少见她放松心情。

雷子仪莞尔，“需不需要我立正敬礼向你致敬？”她顽皮的做个举手礼，忍不住吐槽一下，“同一张脸看了二十六年，再怎么赏心悦目都看腻了，哪还会像那些无知少女净对着你发疯。”她边说边上了车。

“无知少女？你在说谁啊？”他交往的女友个个成熟美艳，深谙成人游戏规则，你情我愿，所以真是天地良心，他可从未残害民族幼苗。

她煞有其事的蔽蔽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少唬人了，”雷子杰似笑非会曲斜睨她，“你该不会是替爸妈当间谍，想拐我早日结婚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分明是心里有鬼，这么说来，真的有某位特定对象喽！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哦——”雷子仪拉长声音，很贼的故布疑阵，“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你又不认识人家，哪来的消息来源？”她常常都是这样正经八百的样子，漆黑的眼瞳藏在墨镜后面，很难看出她是否虚张声势，所以要让他吐露实话，简直是天方夜谭。

她偏头眨眨眼，像闹弄他问了一个笨问题，“不见得要认识女主角才会知道什么吧，不然一些八卦绯闻怎么来的？除非你们都窝在屋里约会。”雷子仪发挥律师本色——锲而不舍的挖损内幕，她亲爱的老哥有认真的女朋友，自己怎么可以不先睹为快呢？

最起码姓谁名啥、是圆是扁？家里做什么的？品行如何？她总得要旁敲侧击的替爸妈探听清楚，如果可能的话，再敲敲边鼓、摇旗呐喊一番促成好事。

嘿，可露出马脚来了，还当真差点被她套出话来，雷子杰神色自若的说：“明知是八卦就表示毫无根据，你别装了你！”

就说嘛，他又没昭告世人，仅是心里暗暗的仰慕，尚未展开行动，怎可能约会被熟人看见。

真没趣！这么快就被识破了，雷子仪大失所望。

她闷闷的说：“不说拉倒。”

姜还是老的辣，当子杰只是优雅的笑笑，饶有兴味的拍拍她的头。

车走了十分钟才过两个红录口，她想起刚上车时的疑问，“你帮原主把对面房子租人了？”

“消息这么灵通，昨天我才找人粉修一下，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知道了。”雷子杰发动引擎换档，车子在上班车潮中平稳的滑行。

“我看见工人去上工。”她说明消息来源，“你租给谁了？还是房来回来自己住？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因为是佐在她对门，居家安全不得不多了解。住？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因为是佐在她对门，居家安全不得不多了解。

“等芳邻搬进去了，你再敦亲睦邻不就知道了。”他转头看看车外，掩饰脸上诡异的笑容。

“你干么神秘今今的，不会刚好是我认识的人吧？”她狐疑的问。

“你们应该认识。”当于杰忍不住咧嘴笑，莫测

高深的瞄她一眼。

她心漏跳了两拍，是他吗？随即，她又否定这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都过了一年，他要追早追来了，又何必等现在。

雷子仪扬眉思索，不久放弃追问，反正总会见到人，而且大哥好像不打算先揭晓选底，问了也是白问，于是在到事务所的路上，她改讨论现在进行的案子。

雷子仪在一年前自美归国，便加入雷子态的律师事务所，辨才无碍的思虑、精辟人里的逻辑，很快就打出自己的名号，不再被口耳相传的闲言碎语，指称她是靠自家人关系混饭吃。

还记得刚开始时，她只能协助处理一些离婚协议、告诉乃论的小纠纷，因为她坚持自求表现，免得招人议论，面当事务所内同仁们，为三个月前轰动社会的某财阀邓姓接班人疑似谋杀情妇的凶杀案担任辩护律师时，在极大压力下，他们疲于奔命过于焦虑而陷入死胡同台湾司法制度和欧美的陪审团制审案不同，律师也不像检察官必须负责查寻证据、

追缉真凶，他们只能依据检方起诉书所提出的质疑，多方深入了解有利被告的线索，以供法官自由心证判案参考。

她经分析矾缘巧遇，神来一笔意外的提出被疏忽的盲点，结果柳暗花明上诉获判无罪释放；事务所因此也得以取得该财阀长期法律顾问之约。

至此大家才肯定她的法律才能，而后她崭露头角成为事务所内最忙碌的律师之一，最近股东会议将提案邀请她成为晋升台伙关系。

电梯门一开，事务所柜台小姐小芬马上迫不及待的献宝，“早，总经理，早，雷律师。”她习惯以职称招呼两人，“雷律师，今天一早又有爱慕者送花来哦！”

小芬人长得甜甜的，欣羡的口吻让雷氏兄妹笑不可抑。

“你那么喜欢花，有没有叫你男朋友多送一点？”雷子杰逗她。

“哎呀！明着要就没意思了，还不如我自己买，”小芬娇羞的抗议，“我都是用暗示的，可是他挺呆

的，十次能听演一次就不错了。”

兄妹俩哈哈大笑，小芬则无可奈何，又气又恼的表情更逗趣。

雷子仪的私人办公室先到，秘书兼助理杨明娟迎面将已插放在花瓶的红玫瑰，随雷子仪后面放进她办公室。

“旧名单还是新加人的爱慕者？”杨明娟正事没提，倒是急着八卦，请上司揭晓送花者谜底。

“哪……自己看。”

杨明娟伸长脖子看雷子仪手上摄开的纸，“哇！王皓廷，王大律师，他也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她啧啧称奇。

王皓廷是业界闪亮的星星，耀眼慑人，兼为名副其实的金童，除了律师本业日进斗金外，在企业界亦投资有术，别提王家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富商，他自己就为本身建立了雄厚的家财。

“你和王皓廷有交往？”雷子杰靠在门边，皱眉问。

“朋友而已，在餐会上认识的。你对他有意见？”

雷子仪很意外大哥对她交友状况予以关注，他对以往的追求者也不太过问，今天有此一问，显见大有文章。

“他条件不错。”雷子杰道。

杨明娟在旁边不以为然，什么不错？简直太棒了，无与伦比，不过当然比雷子杰略逊一筹，这点纯属个人偏好。

“然后呢？”雷子仪静待下文。

“王皓廷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金鬼婿，头脑好、反应快，风流但不下流外，在朋友传闻间倒是正直有为。”

雷子仪觉得雷子杰还有话没说清楚，杨明娟就愉快

的代为注解。

“雷总都介绍得那么清楚了，老板你千万要把握住缘分，轰轰烈烈的谈场恋爱，然后……”她哼起结婚进行曲。

千万？杨家姑娘也真会替人“呷米粉喊烧”，“小姐你步骤跳得太快了吧，八字没一撇，都还没开始

就已经想动教堂。”雷子仪斜靠着靠垫好笑的挥一挥手，“明娟，麻烦你帮我泡杯咖啡。”

杨明娟自得其乐的晃头打拍子，俏皮的举手行礼，领命哼着结婚进行曲出去。

“超乐天狂想家。”雷子仪对好友兼秘书的背影失笑，“大哥一定另有高论吧？”大忙人雷子杰上班不急着想进他办公室，竟还优闲的听她们这些花边絮闻，他当然不是闲着没事。

“王皓廷条件是不错，但是，如果你心里放不下别人，就不要浪费时间，错误引导给人希望，也耽误自己。”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笑意放去，她脸上再看不出思绪的起伏。

“李欧。”雷子杰开门见山的点明。

李欧！午夜梦回深藏的名字，摸地被指名道姓的喊出，她有些慌乱。

“我和他早没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哥没事为什么提他？”雷子仪谈然的说，手里忙着处理桌上杂乱的文件。

“你自己得想清楚，至少目前你的独木桥上容不下王皓廷。我去忙了。”门被他关上，留下的话仍震荡余回。

杨明娟端着咖啡进来，发现雷子仪若有所思，并未如平常般专注在公事上，“怎么？被王皓廷挑动心弦了？”她比当事人还关心，好像自己中了统一发票头奖。

“你少八卦，有需要我会找你这个现成顾问商量，不会让你独家漏失大新闻。”

杨明娟做个鬼脸，路带埋怨道：“才怪！标准的天蝎特性，你外玲内挠，神秘又有谋略，才不可能轻易将内心世界剖析和别人分享，好朋友太清楚了，我一点都，不抱希望。”

看雷子仪不表意见，她继续说道：“我没骗你，你自主能力强，很多的天蝎特点都表现在工作、生活，或是爱情观中——虽然乏善可陈，只要是你不打算说的事情，不管大小，你都会愿左右而言他。”

雷子仪嗤之以鼻，又有些被透视的不自在，于是转开话题又闲聊一会。客户预约的时间快到了，

杨明娟先出去准备，她喝完咖啡，整理仪容。

夜色低垂、满天星斗，踩着疲惫的步伐，雷子仪忙过一天，伸展紧绷的身躯，回到住家大厦。

对面的人果真激来了，门没关，可见散落一屋的行李，家具简便得离谱，她在皮包里挑着钥匙，想起大哥的话中有话，她敲敲敞开的对门。

一个模糊的噪音从里面传来。

雷子仪站在玄关往里面观望，除了基本桌椅外，什么都没有，那些工人只重新粉刷清理、安装一些新电灯而已。

“嗨，子仪。”不久低沉的另于声音，惊扰了她的思绪。

雷子仪呆在当场，她有些茫然的望着眼前顾长的身影，脸上毫无表情，暗中却波涛汹涌，所有知觉都充斥着他的英气。

“你来做什么？”声音高亢得近乎尖叫、愤怒、排斥、防卫，还有淡淡的心慌。

他目光贪婪的将她一举手、一投足看在眼里，留在心底。这一刻，就像他们站在圣坛前的刹那，

永恒而美好。

“我们先进去吧！”他接过雷子仪拿在手里的钥匙，打开她的大门，身置大厅打量室内陈设。

“请进。”雷子仪跟在后面讽刺道。

他——李欧，她的前夫。一年前当她在美国东岸名校取得学位，回台湾前和同学绕经西岸加州，打算从墨西哥边境提瓦纳一路北上，圣地牙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优胜美地、旧金山、黄石公园、西雅图，最后到加拿大温哥华畅游一圈再打道回府，没想到在赌城遇上他，他在当地拥有一家豪华的Caaho饭店，她因此脱队，游程到此为止。

滞留一星期他们就闪电结婚，在婚礼上，他饭店的亲朋好友不约而同好奇的将注意力摆在她这个新娘身上，仿佛她有什么三头六臂，能够胜利的捕获这钻石级的单身贵族，害许多待嫁女儿的妈妈、他的新欢旧爱哭红了眼……似乎没人同样的质疑新郎有何魅力取得娇妻归。

说得也是，她只不过是个刚毕业、初出茅庐，又无显赫背景的辛杜瑞拉——灰姑娘罢了，而灰站

娘的存在价值是因为王子的出现面彰显。

婚姻埋下不平衡的阴影，然后，他们又在吵闹中离婚，她独自飞回台湾工作。

一年后乍见李欧，雷子仪心中有份异样的感受，他风采依旧、成熟迷人，仍是气势天成，在任何环境中都宛如万兽之王，顾盼自得、掌控全局。

他很明显的就是不请自入，还表现得好像是在自己家一样，怡然自得、轻松舒适。

李欧拍拍枕垫选了沙发中间的位置坐下，他豢养的猫儿咪咪，审视一番后，瞄鸣、瞄鸣优雅的跳上他膝头，享受般接受他滋意的抚弄。

指眼对上李欧轻挑、深透的双眼，她的冲击亦大，身上千万细胞活跃得竞相热歌劲舞，宛若感受到他揉搓的手就放在她肌肤上。

“你到底有何贵干？”雷子仪防卫似的更竖盾牌。

“啧，久别重逢，这是你仅有的欢迎吗？”

雷子仪不耐短的瞪他，“少卖弄玄虚，你不会是专程来消遣我的吧？”

他缓缓展开笑颜，显得意气飞扬。

他一定又在卖弄玄虚了，她给自己打气，别气、别急、别慌，稳住阵脚！李欧是存心看她闹笑话，她才不上当。

李欧笑得像恶作剧得逞般，乐此不疲。

她发誓，那目中无人的混蛋眼中所闻炼的与味，真的很恶劣，他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占着优势百般戏耍。

仿佛心有灵犀，他看出雷子仪耐性已濒临告罄，于是不再独乐乐，将好消息分享给老婆——也是当事人众乐乐，“啊，李太太，你说呢？”他举手投足间散发一如往昔的致命吸引力，瞧不出一丝分手后应有的憔悴。

哼！在加州、赌城他乐得逍遥快活，才不会有闲暇拨空记起台湾的下堂妻，哪探她这个傻忍，一年的时间在她眼尾眉间，心态、神情已是斑驳沧桑，她不平的想。

可是……李太太？！他为什么还如此称呼她？李欧或许专断，也很自负霸道，但不会无的放矢。此时她真痛恨他一副得意洋洋、老僧人定沉着又戏弄

般的神情，相较之下，她像毛毛躁躁在主考官前面试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和你……还是？”深吸口气，她的镇定岌岌可危。

“聪明的女孩。”李欧设正面回答，像监赏珍品般仔细凝视焦急的雷子仪——在梦里和他牵扯纠缠，午夜梦回怅然若失的人儿。

她生气时明亮闪动的眼没变，在激情中媚光流转，她圆张的樱唇依旧，盈柔甜美……她所有的一切都鲜明且活跃在他心田，不能或忘。

但她的心呢？爱他的心变了役？他是个傻瓜，大傻瓜！当年傻得在摄怒中放弃而接下离婚协议书。

这次，不管如何，他将坚持、努力的赢回他亲亲老婆、他们的美满婚姻。

“怎么可能？我是律师伤记得吗？离婚证书在双方签字那一刻起就生效了。”雷子仪难以置信的睁大眼睛，希望他提出说明。

“在美国，你习惯人家叫你英文名字。”李欧笑意犹深，这个英文名字帮他保佐了妻子，真是棒啊！

SO？这和她仍是李太太有何干？